

回到乡居，秋收后的田野上，稻草被扎成人样的禾把，暖阳将之晒成一片金黄色，散发着特有的香气，一行行整齐排列的禾把像一批等待召唤的士兵。我从田垄上走过，被这久违的乡景吸引了。

稻草，只是书面的语言，我还是喜欢客家话讲的“禾杆”两个字，更直观。禾杆用途广泛，过去讲的“广东三件宝——陈皮、老姜、禾秆草”，由此可见一斑。如今，禾杆的影子已不多见，随之彻底消失的便是客家乡村特有的“秆棚”——秋收后搭起来的稻草亭子。

## 1

过去，“秆棚”因耕牛而存在。所谓“牛无夜草不肥”，到了寒冬，因缺少鲜草，耕牛缺吃的就容易羸弱生病，秋收后的禾杆成为耕牛安度寒冬的应急饲料，如何保存禾杆不至腐败便显得尤为重要。但禾杆又是易燃之物，不宜大量堆放在屋内。于是客家人发明了搭“秆棚”，以草亭子的形式保存稻草，高高低低，错落有致的秆棚成为乡村一道独特的景致。

搭秆棚是秋收后立马要干的农活。秆棚一般选在牛栏附近背风的空地上，考虑防火防潮的问题，秆棚地面需有两米高，用花岗岩长石条做承重的柱子，在四条柱子中间竖一根长五米的竹竿作中轴，形成一个固定的木石架子。搭秆棚是颇为有趣的农活，需多人参与，分工协作才能完成。通常由两个男人做主力，一人在地面上负责将禾杆甩上去，另一人则在石柱架上负责接禾杆，然后把禾杆一层一层均匀地铺上并踩实，绕着一圈往上叠垒。

我们小孩子在地面上负责传递禾杆给大人。每当抬头看着一捆捆禾杆被飞甩上去，在一传、一甩、一接的忙碌间，大家欢声笑语不断，只觉得“搭秆棚”是一个老少同乐的游戏。

当秆棚搭到三米高时，草亭子已现雏形。这时地面上的男

人再不能简单地把禾杆甩上去事，须借助一根弹力十足的毛竹作拉弓射箭般把禾杆撑上去，于是耳畔便不时传来“嗖”的一声，上面的人便稳当地接住禾杆。这“弹禾杆”的情景，仿如电影里武侠在练轻功。当然，这是搭秆棚高手练就的本领，不但要有力气，更要懂得力度和速度的拿捏，不然，上面的人就接不住禾杆，坠落的禾杆散落一地，惹得地面上的小孩大喊：“天女散花啦！”散落的禾杆也常弄得人周身痒，大家又得折腾着重新捡拾禾杆再捆绑一遍。

当巨大的蘑菇状草亭子呈现眼前时，便只余下中轴竹竿尖上还要戴上一顶“帽子”，这是最后的一道工序。这时，站在秆棚上面的那个人已找不到站立的地方了，只见他一手紧紧握住竹竿的轴心以防跌落，再把一大捆禾杆用篾条扎紧，牢牢地套在竿尖上，像竖起一把收拢了的伞。这主要是为了防止雨水积聚腐败了禾杆，起到泄水分流的作用。

秆棚搭好后，下面的人搬来长梯让上面的人下来。但我见过身手敏捷的姑丈根本不屑于爬梯子，他只需在腰间绑好绳索，沿着石柱夹角的支点三两步就下来了。

完成搭秆棚后，主人相邀大家吃顿晚餐，我们小孩子则在秆棚下闹到天黑才散去。

## 客家乡村的秆棚

□闻樱

## 2

搭了秆棚后，寒假里我们小孩子便多了一个玩耍的好地方，我央求爷爷在秆棚下面挂上麻绳，再绑上一张长条凳便可玩荡秋千了，就算是下雨天，也可呆在秆棚下玩丢手绢抛石子踢毽子。

冬日的清晨，这点缀在庭前屋后的一座座稻草亭子，恍如从天而降的一把巨伞，又如雨后萌发的朵朵蘑菇。当浓雾笼罩着村庄，在逆光中放眼望向一座座秆棚，金黄的稻草，凝结了太阳的色彩，在脑海中便定格着油画般的画面。

过去，客家人总说，“谷仓满，秆棚湿，牛长膘，勤者得食”。因为只有稻谷丰收了，才有足够的禾杆搭秆棚，因此竖立的秆棚被视作为农家丰衣足食的标志。

在秆棚下，爷爷曾与我讲及很多源于“禾秆草”的话题——如“禾秆杠（盖）珍珠”，寓意一个人有钱财或有才华，但外表并不显露出来；而“火烧秆棚没得救”这一句，则借以骂人无药可救，或说明某事已到了无法挽救的地步；又如那句客家话

歌后语“秆棚柱子——死顶（死样）”，借以嘲笑某些人头脑迂腐死要面子又不肯认输的偏僻脾性；再如那句“秆棚下的牛——鼻公贪出血”，因牛在秆棚下吃禾杆必抬头用力往下扯，牛鼻子常被牛鼻圈磨出血，形容一个人贪婪不计后果……这些歌后语需用客家话讲才悟得到原汁原味的内涵，实属生动有趣。

此外，禾秆草还见证了人之生死的仪式，古人将人之降生称“落草”，待一个人辞世之后被送到祠堂，客家人习惯从秆棚上取来禾秆铺在灵前，让孝子贤孙跪在禾秆上彻夜守灵……人一生，物一世，生死一瞬间，所谓“人在草木间”，落叶总归根，隔着一把禾秆的距离，这也是“人与自然合一”的诠释。

在春节最冷的寒夜里，爷爷会给我家老牛煮了一顿“消夜”（菜叶粥）。他举着一盏火火灯（煤油灯），从秆棚上扯下三把禾秆，他一边看着牛吧嗒吧嗒地嚼着，一边爱抚着牛头说：“养好身子到春耕，不要掉膘哦！”爷爷的眼里映着暖光。牛，是农家人的好兄弟，以前的农家丢失或死了

一头耕牛，家人便失魂落魄一般，陷入无法活过的悲痛。

精心搭起的一座秆棚除了特供给耕牛越冬，还是农家烹煮三餐的必备的柴火，禾秆燃烧后的灰烬又是天然的无机肥料；禾秆可编成索绳捆扎物品；可发酵培育出“秆菇”；可作御寒的床垫，更可编成小孩子玩要的物品，如编成跳绳，可抽出禾秆芯，制作一段吸管用来吹肥皂泡泡。而我最喜欢爷爷教我们把禾秆编成三骨小辫，然后绕成圈，用白线钉成一顶金色的“渔夫草帽”。到了年廿八洗邋遢的日子，我们从秆棚上取一把禾秆草捆结成球，混合着沙子刷洗板凳；再到灶间取一盆禾秆草灰，用这天然的碱性灰洗陶瓷碗碟特洁淨。

过去，村里的婶娘腌制头菜时常用禾秆捆扎，腌制的头菜色泽金黄，香气袭人。而那款“稻草香肉”，更是把禾秆草的作用发挥到极致：以禾秆草捆扎连皮的五花肉一起焯煮，猪肉吸收了禾秆香味，肥而不腻，入口留香。想起这独特的菜，不论隔着多少的山重水复，瞬间便可体会到“乡愁总藏在美食里”的深刻。

棚一天天矮下去，到二月开耕时，就只余下塔尖上那一小捆禾秆了。这时屋外面已是草长莺飞，绿茵一片。大地回春了。老牛再也不用嚼禾秆这干货了。只有我们寒假里荡过的板凳秋千仍在春风里摇晃。

## 冬夜“暖床”

□周芳

立冬一过，小雪、大雪就前后脚赶来，一想到个“冷”字，我不禁打了个寒战——这种冷是来自心理上的，刻骨铭心般的记忆。

我所居的小城地处江淮腹地，四季分明，春秋宜人，但冬天冻死人，夏天热死人。对于上学的孩子们，冬夜学习是个很考验人的事。我们小时候别说空调，连个电热暖壶都没有，塑料热水袋还是很久以后才出现的稀罕货。每晚作业写完，我已经是周身冰凉，再钻入同样冻冰冰的被子里，蜷作一团，有时一觉醒睡了，脚还没焐热。所以喜欢熬夜的我，最怕过的就是冬天。

古人对四季光景里的感受，都是相当原始的。比如读书人对天气敏感，最直接的影响就像张潮在《幽梦影》中所提到的：读经宜冬，其神专也……每看到此句，我都会心一笑——他们不得不专啊，冬天通常都冷得人无处可去。

母亲知道我怕冷，但凡天晴，她总会将我们床上的被褥等全部拿到太阳底下翻晒，拍拍打打，垫絮、被都变得蓬松而轻巧，趁着太阳没有落山，母亲再早早地收回。晒过的被褥似乎蓄满太阳的香味与余温，那样的夜晚，睡觉便有了种小期待，钻进被子里的我总是幸福感满满。

有时，连着阴天，母亲则会早早就地到我床上捂着，织毛衣或做缝补类的手工活，直到我上床，她才

## 在东京绘图问路

□余国裕

去年秋天，我和老伴跟随旅游团去了一次日本。首站大阪，看了富士山，最后一站落脚东京。那天上午，当地导游安排我们去东京银座百货公司购物，历时三小时。时间太长，我和老伴给小孙子购下几件小玩具，就到百货公司斜对面大钟楼门口歇脚。为了打发时间，我俩漫步到附近大街上闲逛。这大街四通八达，商铺多，岔口也多，我们东看看，西看看。本来自信地以为走了一段路之后原路返回就能回到大钟楼，谁知街上人多车多，我们不慎走错一个岔口，原来记下的巨型广告牌不见了，建筑工地的塔吊也不见了，我们迷了路。想给领队的小伙子打电话，却发现来时匆匆，手上的“老人机”并没开通“漫游”，电话打不通，怎么办？当即被吓出一身冷汗。

虽说是“路在口中”，但现在满街都是日本人，我们不懂日语，问路岂不是“鸡与鸭讲”？我灵机一动，从背包里拿出圆珠笔和旅行记事本，打算试试“绘图问路”。我在一页空白处画了两个朝

# 大美中国 雨中访平山岗

文/图 关维红

▲ 古旧的瓦屋还保留着旧式结构

▼ 天井中绿色的植物在雨水洗刷下越发翠绿



至，狠狠砸下来，雨声由远到近，直灌耳膜。我们撑着雨伞，兴致勃勃地漫步在村道上。

来到平山岗村委广场，一栋两层楼房展现在眼前，楼顶竖起一行红色的字牌：“牢记使命，党建引领，乡村振兴。”四周宣传栏贴满了各种宣传横幅。据村干部介绍，平山岗村是红色革命老区，为高桥镇人口较少的贫困村之一。当地以种植水稻、花生、甘蔗、红橙、香蕉等作物为主，尤其以出产红橙为该村特色农业项目，目前全村已种植红橙500多亩。

天稍放晴时，我们来到箭古巷文化楼前。远处一片空旷低洼的黄土地上，有两三个未挖好的水塘，塘边各种机器及杂件摆在开阔的地面上，可以想象得到，我们到来前那里应是一派热闹朝天的景象。

整洁宽敞的水泥路在眼前延伸，把我们带到平山岗村一座泥墙瓦顶、具有岭南民居特色的瓦屋前。瓦屋保留着以往旧式建筑的结构，分上下两座：下座两边各两间房，天井居中；上座中间为客厅，四间房分居左右两边。房间里分别摆放着一些破旧的谷箩、谷圈、竹篮、鸡笼、猪笼、箱柜、缸瓮、犁耙、锄头、铁铲、木梯等杂物。10多平方米的天井四周铺上各色鹅卵石，中间砌起一个水泥墩，摆着三个罐、瓮和一个人工提水的水泥构件工具；天井四角分别放着一个石槽、两个大缸和一个陶瓮。这样的布置让人心生欢喜，仿佛回到儿时生活过的地方。

此时，游人开始多起来，村子也热闹起来。

我们来到屋前正在建设中的一个多边形的水池边，水池上方放置着一个巨大的花岗岩石头，石头上刻着四个字：记住乡愁。“乡愁”两个字用红色油漆刷着，醒目突出。穿过瓦屋右侧未铺好的小径，一道大门两边墙上各挂着一个簸箕，上面分别写着“留住”“乡愁”的行书字样。其实不必如此强调，眼前这村庄，新旧建筑的交杂，已让人如同穿越历史，让人想起自己的祖父祖母，那股子早已渗入骨子里的熟悉又令人欢喜的味道已在缓缓溢出——那便是乡愁啊。

想来，该村通过党员带头，发动群众“出钱出力、让地捐物”，完成了青龙桥的修复、路灯的建设、村道绿化美化，乡土风情景点正在如火如荼建设中……把平山岗村从一个贫困村变身为先进示范村，如此改革，也正是想让大家记住乡愁吧。

《大美中国》栏目欢迎投稿。稿件要求以纪实性的图片为主，紧扣“大美中国”主题，内容不限，可人可景可物。投稿请发至邮箱：ywdmzg@163.com，并请以“大美中国”为邮件标题，同时提供个人信息包括联系电话、身份证号码。

## “乡音”征文

□荷梦

南国秋，是明艳艳的季节，打算从老城前往北江河畔一游。老头子一踩油门，我们便掠过大幕幕秋景，从高楼密集的城里，抵达了绿意渐少、农耕气息尚存的金沙。

过大堤后，能见到江边被周遭绿藤、高树、栅栏围了起来的大院，里面来往走动的是清一色的男子，江边泊着一艘见过风雨的大船，还有许多长条龙舟。隐约辨出，这是一个龙舟训练基地。

驶下一个斜坡，就到渔人码头。

路边搭起的一个大棚里在卖自榨的花生油，飘着馥郁的油香，卖油的老板是一个风尘仆仆的小伙；接着走，就听到密集的鸡叫声……一群活鸡在笼子里张望；再过一档，是卖蜂蜜的，几只蜂儿嗡嗡飞着，感觉其间真藏着一个养蜂场，卖蜂蜜的是一千瘦老人。

到江边，人渐多。路边一篮蓝鸡蛋码得很高，蛋不仅小小，每个上面都黏着残余的鸡屎——据说这才是正宗的土鸡蛋。还有卖木瓜的、豆角儿的、青萝卜的，路两边整齐排开，声声吆喝，煞是热闹。

再往前走，便见一江碧水。江边全是早出晚归的渔民。有经验的我直奔最后一档而去。档主只剩下半盒小鲅鱼，5.5元一斤，不包宰，买了再有一种鲻鱼，小小个儿，上次吃过，骨多但肉鲜，也不包宰，3元一斤，也买

微信扫码聆听上期乡音征文  
《忆江西水井》粤语播音



羊城派二维码

微信公众号二维码

## 萝卜“心里美”

□耿艳菊

去年深秋的一个傍晚，从市场买菜回来，路过巷口时看到一群人围在一辆大篷车前，好奇心作祟，我凑上前去。原来是卖萝卜的，堆了一车。只是这萝卜生得好奇怪，圆墩墩的，还沾着褐色泥土，一段青一段白，脏兮兮的。

卖萝卜的是一对中年夫妻，和萝卜一样不修边幅，散发着泥土的气息，头发凌乱，衣服皱巴巴的。男人粗壮黧黑，木讷老实，勾着头一袋袋地过秤；女人细瘦、伶俐，笑盈盈地收钱、找钱，两人配合默契。有眼尖心细的顾客挑剔，他们也不作辩解，一味嘿嘿傻笑。

一位阿姨颇有经验地告诉我：“这萝卜看着不怎么样，好吃得很呢。”我手里已经提满了菜，本没看上这萝卜，但忍不住好奇，挑了几个。

回去后，洗净去皮，这萝卜竟露出了大红大紫的内里，太美了。我手中的刀迟迟不忍落下。找来一个白瓷盘，把它放进去，细细欣赏。我曾经很喜欢丁立梅的雕花作品《萝卜花》，就是被雕刻成月季模样的萝卜，应该是用的胡萝卜，那鲜亮的橘红，单看一眼，便已喜欢上了三分。这种紫红心的萝卜却给了我另一种惊喜，如果用它雕成木槿花，也该是一件绝妙的艺术品吧。但我不是雕刻家，最终我还是把它融进烟火里，化作盘中菜——简简单单的切丝炒，味道竟空前绝后，胜过以往吃过的种种萝卜。我更加惊艳了，这萝卜竟如某些人，看似平凡的外

我心里着实过意不去，非要拉他去吃饭，他坚决不肯。我掏出钱给他，他竟然急得脸红了，骑上车风一样远去了。

后来，我知道了这种萝卜原来有一个非常好听的名字——心里美。